

1294



何袜皮 著

House of No. 1294

只希望一次完美的重逢，就算像昙花那样，
在最幸福的时候戛然而止，也是今生最好的结局。
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1294

House of No. 1294



何袜皮 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294 / 何祯皮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2

ISBN 978-7-5399-4656-6

I. ①1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8915号

书 名 1294

著 者 何祯皮

责任编辑 王雁雁

装帧设计 吴捷 陈武康婧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220千字

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656-6

定 价 27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我

1943年，我从高等警官学校毕业，经父亲的朋友推荐，在黄浦警局做了一名警员。或许因为有熟人照应，几次大规模打击拐卖妇孺的运动，我都没有参加，平时也极少被派上街检查户籍。多半时候，我都留在警局做些后勤工作，或是笔录报告，闲暇时偷偷读一些《侦探》杂志上的故事，与危险沾不上边，也颇有些无聊。



那时候的生活就好像是我自己的贴身衣物，即便我把脸埋进去，也嗅不到任何的味道。

与我一起毕业的另有八名女孩，人数不及当届毕业男学员的二十分之一，都被分配去了各个分局谋职。没出两年，已有六人因为嫁人、搬家、健康等原因离职，只有我和另两名还留在警局工作。

有一次，其中一位遇见我说，她们私底下都称我为“上海最白的女警察”，意思是我从来不用出门去晒太阳。她又拿起我白净的手看了看，羡慕地笑道：“你既不是当这行的料，也没有做这行的命。”我听了只好尴尬地笑。如果我说，我的偶像是程小青笔下的霍桑，仿佛这平淡闲散的生活都会戳穿和嘲笑我。

1945年，抗战胜利，汪伪警局亦被解散。我想，这下倒好，我可以安心嫁给陈凯达了。他是母亲苏州老乡的儿子，在美光火柴公司做人事经理。我

们见过三次面后，订了婚。这并不违背我的想法，因为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。当我以为自己再没有理由可以推迟成亲的日期时，我却接到意外的通知。

那个黄昏，父亲带回家这个消息，从他皱着的眉心看，似乎是个坏消息。

由于我之前“清晰、有条理的文书工作”，我将破例被允许以警官的身份重新加入黄浦分局，警官一职属于政府公务员系统，收入必将有所增加。我的目光直接跳过这些句子，落在我的新部门“刑侦科”三个字上。

生活是多么讽刺。当我那些被侦探小说骄纵的冲动和幻想已被生活磨灭后，我却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女警探了。

父亲是个开明的人。他如果真要后悔，应该后悔当初答应把我送进警官学校。我和陈凯达的婚事又推后了，因为几乎大家都默认，我结了婚就不应再工作。我的哥哥和妹妹于1946年和1947年先后成婚。

1945年至1948年的这三年间，我一直留在黄浦分局刑侦科工作。在那个特殊时期，每个人都对未来一无所知，或只怀有美好的心愿。一切看似尘埃落定，却又埋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转折，就像在桌面上旋转不停的骰子。

即便每个人的心底都不踏实，他们却依然尔虞我诈，争夺着并不明朗的未来。死亡是绕不开的话题。但我却从没有遇见一丝不漏的凶案设计，或是如霍桑般完美无缺的英雄。谋杀和侦查不过是一场在平凡人之间的智力和运气的较量，输和赢也只是表面的结果。

在这三年中，我见证的几桩大案比我读过的小说更为离奇和恐怖。或许，我该这么说，真正恐怖的并不是像底片一样牢牢印在我视网膜上的尸体，

而是我开始对身边每个人的心思失去把握，甚至于对我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，也不再确定。

地狱是与你近在咫尺，却完全陌生的内心，就像黑潭，谁望下去都以为自己的眼睛是瞎的。

王克飞死的时候，我哭了很久，因为想到前一天下班时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会儿，道：“小周，我怎么看你都觉得陌生了啊？”

我送夏若生上了去美国的梅吉斯号轮船。她朝我淡淡地笑了笑，想说什么，却似乎改变了主意，只是道：“若真想我了，就抬头看看天吧。”

我们所有人站在同一片天空下，不管相隔多远。

在之后的大半生中，我又经历了更多的离别，更为惊险的时代，但我已经习惯了不去做评判。因为太多的经历反而叫我爱憎不再分明，对是非也失去了强烈的观点。我只是时常抬头看看天空，想象着你们在哪一个角落老去。

如今，我也老了。看着子孙们平静的生活，我心中似感满足，但偶尔，一丝残存在意识中的刺激的气味却又会惊扰到我。有一些真相他们不关心，也永远不会知道，这难道是幸福的必要的代价？

这曾经被封存的秘密是否如同精心保存的陈酿，终究等待着品尝的那一天？

今天，其他当事人几乎已不在人间，我下决心重新揭开几桩已了结的案件背后的秘密。在我离世之前，被掩埋的真相需要公布于世。阴阳街 1294 的昙花案是其中一个，发生于我工作后的第三个月。

这任务对我之不易，如同让我跋涉回到事发地点，用苍老的双手挖掘出曾被我亲手掩埋的棺柩，重新审视时光的尸骸。

我那自以为是的第三人称的记录，期待得到你们的谅解，因为它们来自于我并不可靠的观察，当事人与我重逢时真伪难辨的自述，年迈的记忆力，和一些可能存在的浪漫主义的想象。

周青玲


2010.3—2011.3

1294

民国三十四年，十二月八日。

夜。九时。

大雪继续像一头饿兽，扑向阴阳街，仿佛要把苏州河畔最大的棚户区和他的罪孽彻底埋葬。



郭老三忧心忡忡地朝窗外望了望。即便玻璃内外的水雾和黑暗蒙蔽了他的眼睛，他依然感觉自己看见了大片的雪花在夜空中肆意地旋转，就像家乡那条湍急的大河中的白色漩涡，偶尔泛起污浊的黄色和绿色。

不容置疑的是，他确实听到了风的呼啸，偶尔有一阵，他甚至感觉到一只巨人之手正在猛力拍打单薄的墙身。他不禁缩紧脖子，回到床边，用扒火钳拨了拨火盆中新覆盖的一层灰烬。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那一声巨响。

这声巨响也惊醒了他的老婆凤珠和他们十一岁的儿子小勇。

当时他们三人正挤在阴阳街 1295 号筒屋的床上。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夜晚，他们自然有些困惑，想不明白巨响意味着什么。不过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知道——他们家晾衣服的毛竿被风雪挟带着摔下天台，插入了 1294

号后院中的草棚。草棚的大半个草泥顶随之坍塌。

这巨大的响声同样惊动了李三茂。

李三茂是华申棉纱厂的保安队队长。华申棉纱厂是阴阳街上最大的一家工厂，而李三茂俨然成了这一片的治安官，当地居民纠纷，都由他出面做主。郭老三家的竹竿闯祸时，他碰巧在 1293 号赵申民家喝酒。

三两酒下肚，李三茂脖子发热，即便只披一件棉袍站在赵申民家后院的雪地里，也丝毫不觉得冷。他站上一口瓦缸，趴在围墙上，眯起眼睛打量这根竹竿：它的一头插入 1294 的棚屋，另一头指向大雪纷飞、透着天光的夜空。

这时某个念头却让一丝凉意从他背脊上爬起：“你们谁见过那屋里住的什么人？”在场的人面面相觑，摇头。

李三茂抡了一把郭老三的后脑勺：“走，老子带你赔钱去。”

深夜的巷子里空无一人。大雪窸窸窣窣地下着，放眼望去不见一米外的事物，脚下的积雪已经有十公分厚。李三茂带了郭老三夫妇去敲 1294 的门，半晌没有反应。三人拢着袖子，站在大雪中不知如何是好。

李三茂突然把手伸向凤珠的头发。凤珠“啊哇”叫了一声，李三茂已经从她头上扯下一根黑色发夹。

他把发夹拧直，塞进锁孔里捣鼓了几下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锁就开了。

一进门，凤珠立刻剧烈地咳嗽起来，门背后闷热的空气中，弥漫着浓烈的

恶臭。

在昏黄的灯光下，眼前的一幕令人惊异。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几大块粉色纱帘，在他们带入的气流中微微摆动。寒碜的厅里摆放着一只醒目的暗红色卧榻，天鹅绒套子上烧了几个黑色的烟洞。

望了眼屋里的摆设，凤珠鄙夷地笑了：“真当自己住高档公寓了。”

她清晰记得两年前，当她站在平台上晾衣服时，看见邻居一家把衣柜、铸铁茶几、枝形烛台、老唱片机……一样样往这破楼里搬，抬在最后的是这只华丽的卧榻和卧榻上的女人。几个月后，一个担架被悄无声息地抬了出来，担架上铺着被褥，被褥下似有一个人形。再后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一家人突然收拾行李连夜撤走了。

这一间带家具的屋子，也不知道转手卖掉没，至少凤珠以为，1294一直都是空关着的。

一块花卉图案的地毯卷起了一个角，铸铁茶几上摆放着东倒西歪的酒杯、尚未燃尽的蜡烛、亮闪闪的怀表、女人穿戴的蕾丝内衣、烟灰缸。角落里有一只唱片机。

李三茂打了一个嗝，扭头发现一把小木梯通向二楼，便摇摇晃晃地爬了上去。

他走进二楼的房间，手指在门边的墙壁上找寻了一会儿，却没有发现开关。他跪着爬到了床边，摸到一盏台灯，打开开关。

就在灯泡放光的一刹那，一个黑色的动物哗地蹿走，逃到了床底。

一群幼鼠仔吱吱叫着挤在一起，在它们的小爪子下，是一个黑洞，如同写错毛笔字后愤而涂抹掉的墨团。

——一只被老鼠吃剩的眼窝。


李三茂猛地一惊，跌坐在地。

你

夜，大雪。

四国旗在夜色中飞舞，偶有汽车缓缓驶过，车灯穿透纷飞的雪片，照亮墙面上“庆祝抗战胜利”的标语。

你顺着虞洽卿路向北望去，仿佛能透过鹅毛大雪，望见仙乐斯舞宫妖冶的



霓虹灯，就像她微微转过身，拉开旗袍侧面的拉链，隐约露出桃红色吊袜带，翠绿的胸衣。

再往前奔，若隐若现的歌声迎面扑来，如同情人气息中的暖流，却并不真切。也许只不过是肌肤麻木的幻觉罢了。

你怕冷，把头埋在大衣领子里，脚步更快。

狂风撕扯着一路上的寻人告示，终于，它们挣脱了梧桐树干，飞入了白雪茫茫的夜空。你愣了一愣，继续赶路。

你已熟读了寻人告示上的每一个字。一对可怜的夫妇在寻找十九岁的儿子，大光明电影院售票员。自从那个深夜从电影院下班后，他便再也没有出现。他们相信儿子只是离家出走，因为一个月前他和父亲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争执。他们央求他赶在电影院做出开除决定前回家。

画像上的年轻人不太像他。他本人，颧骨更高一些，耳朵更大。眼睛……也不太像。但是，你完全理解，父母善于美化子女的一切。

你是他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。

你承认，当你发现他还活着，顿时乱了手脚。他惊恐地瞪着你，鼻腔内发出痛苦的呻吟。

欣喜之情突然充溢胸口，让你忍不住想要放声大叫。你知道自己成功了。

可你读不懂他的眼神——他究竟希望你能帮他一把，还是恳求你别再伤害他？你慢慢地退到桌边，你的手在身后摸到冰凉的刀柄。你不想这么做，你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，你的手止不住地颤抖。可他只能去死，和其他人一样。你扑上去，把刀尖扎进他赤裸的胸口，一刀，两刀……直到他像一只被打烂的西瓜。

你是多么幸运呀！今夜早些时候，就在你快走到阴阳街 1294 号时，你猛然发现三个人影在门前徘徊。如果早一分钟，或者晚一分钟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
你躲在拐角的阴影中，听见了他们的对话。

隔壁那个补鞋匠嗫嚅着：“也许应该明天来……”

另一个男人：“别以为明天你就能赖掉了！”

补鞋匠的老婆怯生生地说：“听说住的是个女人，半夜会哭，是死在里面的长三的鬼魂。”

听到这一句，你笑了。你其实并不想笑。你觉得大难临头，浑身冰冷，仿佛你就是那个长三的鬼魂。然后你听见了他们开锁的声音……

是的，现在，当你顶着大雪匆匆逃离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发现了他的尸体，一个接一个，对着他仅存的一个眼珠呕吐，恐惧或许愤怒。

现在，你只希望能一脚迈进厚丝绒门帘后的仙乐斯，抖一抖肩上的积雪，搓一搓刺痛的耳垂。你急需喝一杯。不，不是为了暖胃，你只是想让自己冷静，想一想，如何应对接下来将发生的一切。

——但这时，你却愣住了。

一座密不透风的建筑，仿佛一块白色的裹尸布，从半空抖落，严严实实地挡住你的去路。

你这才发现自己在风雪中迷了路。

这里并不是仙乐斯舞宫，而是无数次把你从噩梦中惊醒的地方！

孤独的塔楼探入夜空，顶着不可捉摸的天光，你仿佛又听见那里传来年轻女人的哀嚎和诅咒。


那一下一下抽打在背脊上的皮鞭，那念着经文却无动于衷的双唇，那闪着沉闷光芒的十字架和像石棺一样坚不可破的黑夜……终于，忏悔、恐惧和孤独一齐涌上胸口。

你捂着脸，站在风雪中，哭了起来。

尸体

今天是王克飞上任的第五十八天。出门前，他在选择穿什么颜色的袜子时犹豫了一下，最后决定穿黑色。如果萧梦在身边……是的，她会替他做同样的决定。她常说穿浅色袜子的男人不像男人。

王克飞并没有想过今天会和往常有什么不同，他没有想到一踏进办公室，桌上的电话就响了。接线员说这是东新村派出所的小林打来的。



小林在电话那头语气兴奋，声称即将移交给他一具男尸，可能有助于他侦破最近接连发生的失踪案。

王克飞同样没想到的是，他的办公桌上正躺着一封久违的来信。

熟悉的笔迹。信封潮湿，似乎穿越了昨夜那场大雪。

王克飞把信扔进抽屉，锁上。

他坐上椅子，端详着取证科从阴阳街上拍回来的黑白相片，下意识地用手摩挲着脸颊的一道长疤。每当他感觉反胃、犹豫，或者说，有那么一丝恐惧时，他都会伸手去摸伤疤，确认它是不是长牢了。

这道疤是他当年和土匪作战时留下的。那个黄昏，他以一敌四，前胸和后背都被大刀砍中，脸上的这一道不过是小小的附赠品。当时，他躺在敌人

和自己的血泊中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最后是一支经过的马帮把他救了。

大难不死，也没见有什么后福，他只是平平淡淡活到了三十九岁。他的人生中最为高调的一件事，是娶了仙乐斯炙手可热的歌星萧梦。但他们八年的婚姻并没有旁人传说得那么糟糕，也没有他自己预想的那么幸福。

孙浩天从桌上捡起王克飞扔给他的相片。

照片上是一具穿衬衣西裤的男尸。他头发花白，约莫六十岁，正笔直地平躺在被污染的浅色床单上。他的面部软组织，包括嘴唇和一只眼球，已被老鼠啃光，部分白骨暴露在外。他的西装整整齐齐摆放一旁，仿佛起床后将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宴会。

周青玲接过相片后，手腕颤抖了一下。她是黄浦分局里唯一的女警官，在整个上海都属凤毛麟角。

照片几乎没有在周青玲手上停留，已经传到了章鸿庆手上。他的两只大脚搁在写字桌上晃悠：“阴阳街上死个人不是很正常吗？前年夏天爆发瘟疫，每天早晨都会抛出十多具童尸，再说旁边就是乱坟岗，尸体多到你数不过来。我不明白，这事我们也要管？”

章鸿庆是分局年纪最大、资格最老的警官，从民国十年起就是一名巡捕，后来又是公共租界里有名的包打听。他一直以为自己会成为黄浦分局刑侦科的科长，可没想到抗战结束后宣铁吾上台，人事统统变动，王克飞突然空降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单人间。

王克飞低头点了一支烟：“从死者的高档衬衫和英国呢料西装看，他不是一般的平民。”

“可笑！难道是市长？还是华申棉纱厂的老板？他跑去那里干吗？找妓女？我敢打赌，有身份的人一辈子不会去阴阳街。至于身上的衣物，很可能是偷来的。”

其他人闻到了火药味，没有人吭声。

王克飞心底承认，这是更可能的解释。日本人一夜间撤离，战火的硝烟尚未散尽。昨夜的那场大雪仿佛预言了末日或迟或早都会来临，不管你有没有敌人，不管你是否已经准备妥当。

在这阴霾的隆冬，人们最在行的就是“好自为之”，谁又愿意去阴阳街上冒险？